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三

李滄溟先生

荅董學士用均

二首

報吳文道卿

荅汪正叔虞部

與李比部伯承

三首

與李考功玠

荅王寧波崇義

荅南宮梅侍御



與王中丞

與俞大叅

報亢方伯

與謝九式

報宋侍御

報青州杜使君

報劉子威

報薛懋卿

答顧天臣

二首

寄宋按察

報吳濟南

報孫金吾

報鄧令

與殷宗伯

二首

與正夫

與按察使蔡公

二首

與雲少叅

答查憲副

與宋愈憲

報張開封

報魏推府

報戚都督

報劉都督

報李參戎

與黎都使

答蘇州王使君

答馮通判

二首

三首

報歐禎伯

報陶睢州

報內黃王令

報一樓

報鄭永侯

與劉希臯

與趙仲鳴

與吳思睿

與華從龍

報聶儀部

報張幼于

報俞仲蔚

寄周公瑕

報薛晨

與宗子相

與吳明卿

與余德甫

與許毀卿

與徐子與

與王元美

與王敬美

與徐子與

與王元美

戲為絕謝茂秦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四首

四首

三首

六首

八首

十七首

二首

四首

五首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三終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三

長安
振鐸西
諸君

東海

續真輯

江

光校

荅董學士用均

其不佞始借計來京師即海內諸縉紳君子言文章
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
附青雲觀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其於逆
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
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

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顧其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其
文章司馬子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某志行俊偉
也其何人而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多拓落
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它實無以自見卽不自量
有所著述亦復下里自好者為之終未敢齒諸作者
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
之臣而不忘郡縣共理之治是豈獨為愛某也頃當
淫潦為沴自京畿千里葦箔蔽野而禦人白日雖有
溝壑子遺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

蓋相屬於敝邑率不能飭厨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
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既無莊助吾丘壽王嘗為侍
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卽其
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
狀矣莫不抹荒而某拮据為甚官無蓋藏仰給鄰國
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之會
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
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藉以喘息云

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又

日某入計執事坐屋延之則之邑執事屬且有校士
之命而重辱貶某一郡國吏柰何有此於執事焉大
者不得一日私竊出門下次者又輒去不得謝無以
明執事所禮遇某者然而猶且不亟奉候則其積愆
自畏耳不佞誠自分一邑足矣乃月朔得除目則以
某辱今命某何人而有此於阿衡大臣也既以私竊
念之其唯執事夙昔薦寵其者無乎不至則伯樂一
顧之力爾不然豈其不佞如某而天幸至是乎

報吳丈道卿

不佞日與諸生竊論執事命世無疑莫不私心若就
見之而鬱鬱至此不理衆口俾有淪沮之嘆命邪不
佞領郡趨役爲疲饑饉荐臻因之師旅何奉職無狀
也盧廣平嘗扼腕爲某語使執事節鉞開府 天子
何憂胡也知己哉敝邑雖所謂一州如斗大卽令無
貴客往來猶可閉閣卧則又柰惰氣何哉此其計有
以解綬去久矣不然夙夜用勤顧復碌碌不中所期

豈成其為報執事

荅汪正叔虞部

契濶不奉嗣音今豈胼胝為勞也改歲聞足下在桑
乾河時幾不免魚腹之厄巍然以梁上獨存也審是
將無令僕病悸乎風塵下走有人乎繆公之側明年
上計京師為十日之飲與足下大攄肝膽解綬去矣
其在首相足下視其情氣凌人豈為暴貴者乎時者
易失即足下雖有同室之鬪不可三日不見元美也
子相明卿亦諧夙好足下素稱折節何難於遊是酒

人哉弟辱有兄弟之好敢重及之郡邸蕭條其於高
枕唯日不足主恩不可不知矣餘悠悠無可稱述足
下前

與李比部伯承

某雖薄劣然念足下久要即甚不忘日以元美輩褒
然為文章家稱首某則自不欲伯承出乎其後有以
激故人爾苦無它也每與元美言何嘗不伯承在口
今復慮伯承不安西署急將生議及又不欲伯承暗
投以是為切切惻惻其意也尚不以厚哉里閭狂士

固不朽為期所不合執事者如此不敢隱矣

又

辱庇先慈乃襄大事方念濮陽遮祭寵光道路未能
報謝而愍諭至矣是日也實唯小祥之期視公所云
雨中銜淚為別者又一寒暑會晤可圖先慈不可見
矣悲哉追言夙昔未嘗不戚戚於長者之誼奉讀哀
咏莫我之響摧隕自失頽業服膺稍陶沉痛耳公以
雄才詩名重當世而晚得主器精健岐嶷即宦游躋
蹬正唯含飴之樂日殷膝下不以彼易此者而況出

自丘嫂貴嫡方處家政定如九鼎矣而今而後是公
高枕之秋也不識讓畔之俗可以美後宮之盛遣
所不及御乎此固公所能也又何以堪輿家言為哉

又

日聞解郡良久自失柰何伯承亦復坐及也以足下
重名無終困理即杜門卒業効不朽一大事因緣又
柰何乎伯承辱惠新集洋洋雅音是盈病耳暮春者
維我二人握手天門日觀之上信宿道故東望吳門
品目中原諸子沾沾自快無已南謁孔林振衣金奏

可論昭曠之致伯承能無意哉昨謝叟報詩能邀令
從游否

與李考功价

某不佞蓋自與梁公實爲同舍郎卽聞南海有執事
也日以入計宗子相又亟謂署中有君子愛某者
某知其必執事也乃某僻夫雖郡國下吏乎其執
事矯矯一不麗於世固私竊慕焉幸以辱謁者而復
儼然臨之乃某屬駿奔走不得旦夕出左右則安敢
不唯其意氣爲恃也

荅王靈波崇義

某不佞曩與執事分符而出者今且四載矣栖栖風
塵中爲五斗米罄折道傍孰與執事浩然而歸高臥
淄池之上也

荅南宮梅侍御

曩過覃懷屬攬轡境上以存問腆渥寵光載道抵今
懸謝爲感可知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矣乃見有
以才取忌高足如公而沮於無妄之毀者生又安敢
自謂昔之拂衣非計也

與王中丞

某不佞再辱使者下存有致曆焉唯是天道旣變日月遷矣而孤陋未已昔人云門一以杜其可開乎則某之謂哉藥餌自將舊業爲廢發春綜理當有以請不復敢以拙爲解也恭聞公子先生偕計北上屬且大敷治安之畧以報 明主取甲第人將無不曰是中丞之子也以昭濟美而紀世家不已爲寵耶某乃有以陳踴躍之心者亦唯是矣

與俞大參

不佞讀公所遺遼海集者今且三年矣每至春臨大閱諸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遼海與醫無間越在塞上而公以守臣開幕府其間時時治軍吏張旗鼓耳自所習卽安得無令神氣悲壯乎千峰當境出萬壑入杯平斯已五言之佳境至如五路雲霞連海氣千家砧杵奪邊聲孤劍長懸萬里心陰風一望盡胡天今之作者安得多見此句哉卽漢省春風知視草庾家明月想登樓其俊逸亦與韋柳非伯仲王允寧所論豈或以遼西曲巡方諸絕句有指邪若然固自有

縹緲竹枝之響正無害乎總統之才龍蛇之德矣

報亢方伯

不佞之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不勝可事也而失計
杜門竄伏草莽妄附不入城府之義遂至使海內一
人如我公者亦阻於道左而無以慰于旄之私不佞
亦復不獲望見顏色受學清燕徒日就于孤陋柰何
免自棄之誚於長者惟是必聞其政竊自淑艾以安
堵餘澤而高枕田野此所為賜不可使知之矣不佞
日為郎時常過殷正甫即相與誦足下以至今日幾

二十年嚮往何如不佞業已廢惰輒辱不鄙重所委
命不及面謝不敏率爾屬辭極無以揄揚大夫人萬
一亦恃有嚮往我公者三數語其內可藉以起居而
已然才已止此幸咲而置焉

與謝九式

僕也惰夫何足與言詩而辱足下誼甚高即未能一
和已又下一介之使稱至意而猶見屬不置重之錦
篇經緯繁密直奪七襄之妙者絢然盈目何以得此
於執事乎然不佞聞之襲君足下才力可以無遠不

造而尤不棄芻蕘之見斯不佞之所有效於左右者
也文有所必不可至語有所必不可強與其竒也寧
拙漸近自然斯公輸當巧而不用者也此或有當於
足下哉郵無正以輕車良馬上下九折坂無不極材
盡技矣假令改轍乎康衢之間何有於一日千里也
然後乃今芻蕘於足下雖謬不恤焉

報宋侍御

昔在不佞謬惟附驥兼始視事同舍之雅重辱高誼
輒鮮儷焉蓋猶及見家宰許公所試足下奏疏扼腕
時事侃侃骨鯁之風以今觀之登臺攬轡澄清西蜀
稱名御史惟其有之矣雖不佞自棄越在田間日爲
壯之與有寵光何可極也

報青州杜使君

再辱下存寵光巖穴伏讀郡志厥績卓然一方文獻
實公壘造可謂不朽之業千載一時每與聞大政仰
止彌殷郡士大夫家傳人誦何以躬逢其盛也不佞
如其苟以塞委命已矣而以廁之方冊重惟顏神城
記齊謳行并蒙謬采以私所好卽累全書有所不

惟旣已形穢然以附青雲之士喜愧交集矣徃於售
醜更述爲序庶幾圖報雅意不知其笑而置之也

報劉子威

曩於張仲子帖中睹所摹足下者之跋數語也文翰
雖吳人固有乎而此獨不常矣重玩佳集則足下以
才自雄潔而彌豐計且欲立埃壙之表坐覽千里不
遏之勢有裕如焉其於不朽乃稱盛事然體裁各率
所自至而風尚不可不一論蓋曰漢魏以逮六朝皆
不可廢惟唐中葉不堪復入耳見誠是也於不佞奚

疑哉佳集取材班馬氣骨卓然古樂府等書與寄不
淺固宜一灑几近動盈尺牘乃旁及章錄靈異自賞
不能輒止豈由質之華易而由華之質難邪未聞聲
控九折之坂而失馳康莊者也安之才患不自雄耳
以余觀於佳集官知神欲亦在乎熟之而已季朗壯
麗相敵唯帝作對必能懸解字爲句將句爲篇宗古
詩樂府小而辨物唐之律絕瑜瑕較然務工所明無
渝其似斯藝死之致矣惟是大方以先固陋敢僭意
焉庶因駁示得所適從不勝大願於足下也以弟婦

不淑匍匐竣後浹旬病憊殊稽報使不次所言序文殊穢佳集幸笑而置之矣

報襲懋卿

先別計已甘此寂寥獨奈何朝燕笑於一堂而夕塊若於各天一有欲言誰其為郢人質邪勿謂夙昔之驩呼罵局非數也入夏內屬備所為疾呻吟發屋久之乃定不佞不能一日于城又奈何今歲為田強作解事顧有獲倍諸老農家黍畝七石酒本是足琴書靜好杯勺之餘攬持小豚犬於膝上唾籍溺簡不知

其不可也克懋視余豈不 聖世一逸民之放達者

乎八月間 幸太學克懋觀光值茲曠典勉之必捷秋聞南海之羽出疆而後珍勿謂猶吾鄉舉里選也殷少宰亦謂克懋 廷試褻然為不盡一等者之首以付天官藻鏡愈精矣

又

許殿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耳不佞十年田間如一日懋卿蓋嘗窺我豈有妄意於世也起而應運數之會輒不自量以犬馬未填溝

壑欲復作秦中故態以報舊好倏去倏就三仕三已
如調世然不爲造物所羈而行藏天游終焉高引以
身寄之卽不佞不恤矣所卽命駕之浙蓋爲當路所
以處我者之地小觀後命徵夢卜云爾除目如雨不
佞乃在積薪則又不但尋常視之甚以爲陽喬所謂
無因至前且然且疑將收將棄久斯玩玩斯置矣而
後不佞得以絕類離群矣諸來者又柰我何不佞難
於處以是爲豫待也此唯下悃非懋卿知我而信我
者不使契聞不佞乃今一以安焉興盡而返耳

答顧天臣

不佞得望見季狂而披所著述豈不一儼然吳中名
家也而生平推重卽惟元美一人如所云立言經世
力挽文體不一而置未嘗不纒纒若自誦也卽何至
如茂秦生遇不佞不仁之甚也謝之見遇於不佞者
季狂所覩不佞何負生而見譽於諸公乃至事已旣
白而薄生者遂以不佞藉口不亦左哉幸而季狂承
辱敝邑至今不佞得藉以居間而自明乃來諭輒恐
不佞猶尚以前過終棄生季狂在此其誼豈不甚高然

秦使三秦時已許見諸新鄉從未減矣近復閱其老
而愈悖三判其詩筆削不定何肯更念舊惡也獨以
既得茂秦之謗而不佞之厚益顯季狂居間之力益
不可忘矣

寄宋按察

某不佞辱惟夙誼心竊嚮焉以自淑艾久矣而執事
者屬領周大職方于時胡越匪茹簡書可畏而不出
帷幄之中談笑以禦外侮天下固想見執事爲人也
卽不取卿貳廟堂之上使四夷惴惴汲長孺之在

朝廷而造士蜀中爲壯遊邪不佞亦旣祗役三秦接
壤大邦咫尺德音愈覺形穢矣不知鴛鴦何以自致
惟執事有以教焉

報吳濟南

念公不報之德未嘗不欲千里負擔一謁門下也顧
以薄羈畏人兩過函丈而不敢入則官之爲俗物可
知矣雖翁愛我意已及此而示衆以謏劣之形不肖
亦不能自遁其罪也然旋役復以疾作未堪樞承不
獨薄羈之畏人者抵省百冗愈增情氣視昔十載偷

安不能奮飛矣向見三長兄英才雅質均之大器鳳
穴之毛無弗五采桂林之幹動以干霄翁撫之膝下
經學相難異聞互發家庭之美堂構之樂快何如也
孫輩留神推哺餉以珍果使預含錫之慈加于骨肉
曷敢忘焉

報孫金吾

不佞蓋猶及見尊翁伯仲之盛則私竊念之大賢疊
興當自難乎其爲後也乃足下高才復與群從兄弟
嬰鳴聯翮益光來胃則三朝一世家矣直暇詠言曰
蒙不鄙洋洋大雅之音乎不佞何幸使聞之今安得
其人焉而晤語一堂之上以是尚友焉未能也

報鄧令

蓋旣按餘姚夾江而城崇墉言言以爲壯哉縣也令
非其人不可焉乃賢奉謁郵亭則不佞察其氣已足
以勝之矣舟中數語更與所圖上方畧相脗合俊傑
之識匪爽也八章條達老成謀國異日足下撫填一
臺以柔遐邇大體具是矣其優王將以重事權有非
新進左武自尊之淺見而存召募以固士志尤當今

預防未然之遠慮所以懸絕乎潛奪行伍以苟目前
節用之微名者自知未叶群議而不以嫌為解諸子
所不及也古人登常山而得符於代者則凡以躬閱
視而使大勢在我耳賢不由是哉錄致諸編畫列明
楷裝輯整麗甚盛心矣外音韻六書數種仍希終惠
不任望蜀之意云

與殷宗伯

日所請拙藁當已塗胤即朽糞下材極知不堪朽畫
而待罪門下者四十年于茲雖至愚陋然不可使聞
者謂門下於其一無所私也亦惟與進而令有所躡
躍者由是亦惟棄之而令無所嚮往者由是矣謹茲
專使上領不忝檢發至於謬賜片言以冠首簡為不
佞重尤所敢望於長者云

又

前真陽令周紹稷者以其辱公間里雅所指示其諸
斷稿蓋嘗與裁舉而刊焉徑冒不明之罪是時也豈
知今日為哀憐之交其在于浙不佞躬臨學宮采察
行業科術冲雅門墻高潔趙中丞三歎於其功令而

刻以稱首谷中丞不以既遷爲解竭力挽之卽知無
及於事人亦所甘心焉師儒長物耳恐近歲遇合未
嘗有此也由二公觀之其人可識矣饘粥是計襄郟
自不惡然其待次馬角殺乳方何爲期故鄉萬里仰
哺者一十七口俾違苟祿之心兼負馮生之想今
上維新爲治小善勿遺我公體國旁求拔茅風勸其
有一物失置片技自違固公所以夜繼日而思其未
合者也其何以命之茲入 賀當聽于大宗伯不揣
先容焉賜之閑燕非所敢望于門下矣頓首于嚴願

垂財幸

與正夫

正夫無恙豈聞洪使君事乎昨見吳子所爲伯時答
書謂使君家皆不得生荷恩不謂伯時亦不及見勅
章也可恨哉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當謂伯時矣食少
政繁黽勉自愛叢脞之餘旦夕埃舉雖已祠之
諸名宦間而秦人有五穀大夫之痛何爲也哉又正
夫書所爲言經紀二勅者甚備豈亦輒謂伯時不及
見也人苦不知足其在鉅鹿下初豈謂有今命欲一

遷官不爲苟去足矣栖栖至此日抱巖壑之懼與一
二孺子妾緝蘆而處不如燕燕一行校閱鄙倍盈牘
精神自疲披咏漸廢新舊誰在時邪正夫將何以教
故人故人零落如此卽其祝正夫愈益親正夫寧忍
督過某不令在平生狂客間乎

與按察使蔡公

不佞爲公守文書樂觀成功於海上者浹旬矣明燭
火於白日之後不已難乎幸賴衆心積格西風効便
而執事方叶雲霓之望令不佞得致干役之勞力疾

以歸如釋重負甚盛賜也中途數語所謂舍門戶而
守堂奧云云備達此公歎賞執事入境留心者久之
今不可不疏以驗斯言矣

又

士有初若涼涼而馴至不厭不合則已合則久要焉
者由是相與以成同心之誼焉者由是而見所謂善
交也足下其人矣某不佞起家自廢陋無以信乎朋
友唯公謬相推與一再晤言遂示肺腑舉觀所指果
多戒心使不佞免於取戾也足下愛我哉干越萬里

自開府作鎮三年無揚波之警得周公於海上何必
中國聖人矣公其有意乎不佞之分藩而守也不任
大願公其有意乎

與雲少叅

不佞越在田間三值竒疾不獲左右長者十年矣猥
承是役實唯高誼推與所及而某由之以著無得而
稱之讓者圖所無辱命于諸老未已也龜勉抵任尋
念中林野心時作重以貽笑俛而竢之置七十老母
與初失母之兒以從宦數千里外人情哉所恃我况
這家隣德百尔託寄稍以自解耳

荅查憲副

某不佞以庇于長者老母旅次櫬具斯行得遂首丘
之願為德大矣方其過歸援而止之誼非不至乃不
佞固違雅誼二日而汜濟于河也詰朝大雨從者載
塗然後知唯公愛我昔之彊直不留正所以不詒長
者暴露之慮耳公以謂幸不以謂市乎前謝由衷復
承撫慰某辱憲伯故人者二十年矣其以嚮仰益自
有之轉致所諭益羨謙光之盛不敢當于斯言矣願

公何俟焉而厚以爲容乎憲伯工詩爲文章往卽酬
倡與公無不魚水者間不識肯更念其否耳

與宋僉憲

自山以東稱閭閻渡江而宦遊者有人哉遵海而南
開府甌越以陳臬一面者公邪乃崔公分藩而守境
土相接互以犬牙屏翰萬里郭公坐而爲保釐主不
佞勉承大邦之命使得藉公與二君子重庶幾無大
戾乎然卓績異政旣以疏聞甌越當不能久借長者
吳興劇地何以教不佞使無隳是職而貽閭閻之累

也

報張開封

不佞之所得托乎陳臬者凡以取繫乎郡也薄祿之
孤匍匐用勤而能坐享二千石之政平訟理者乎曾
是不意先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倉卒暑伏計出
蘊糲孰爲敦事盈尺之槲木若以美然者非公平思
母而及槲思槲而及公惟忘其母斯公是忘孤何不
幸大變如此何幸公以長者收視如此也使不肖孤
當大事什舉其八九矣不可不知也

報魏推府

曩惟辱領公寵而延款門下視昔關中之役驩焉一堂者時也則十年於此矣菲劣乃叨今命用刀筆吏案牘自苦安得若我公據九鼎演丹經服食為樂乎僕旋附謝并致起居炤察不盡

報戚都督

維齊在昔蓋多名將云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我尼父莫敢抵齒固矣猶之稱師旅焉亦無敢抵齒于我穰苴孫子者也然兩家區區在一國時獨以解燕罷

晉西破楚耳非若今之彊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公建大旗鼓掃清海上大小百戰無不奇捷遂壯

皇朝之氣而遙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填盪潢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不佞實為偉之想見其為人也辱示新刻觀公行事所施設者閎廓深遠不佞雖未能竟其義恐卽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足下起閭伍之中而弱冠登壇海上之役善策明矣是書也政自論其行事所既施設者尤非懸度此何以讓穰苴孫子哉竊聞綏履蓋在吉甫宴喜之秋與汪中丞雅

歌相和而王元英雄才篇章交映是爲質有其文武
焉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旣已竊幸
何乃亦復下存用頒篚瑱而注屬如此

又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
暫益而他日所省者倍焉其猷一何壯哉至謂將官
廢習技而教流黃欽造之巧以爲奇貨中動貴人遠
事漠北又何痛時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
公而 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

其身于鑠金銷骨之鄉不在其道以求悅以求事或
云爾斯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旣在久之將習服則自
求練卒卒習善則自求利器况志存報 王者多其
人之爲可恃也防秋別議已有 成命是又我公之
揚韜敷略之時也邊陲幸甚里閭寵光在此舉矣

報劉都督

始劉將軍之名滿天下不佞願見其人者十年於此
矣未嘗不私竊念之挾百戰百勝之功者不免自暴
其才而中一朝無事之謗者不免輒挫其志賢者猶

難之也乃不佞以攝海之役執事者儼然辱而臨焉
獲承顏色傾蓋如故先施自致不鄙下交由

披瀝唯謹有孔明集思廣益之風而慷慨以之即過
意延欸使不佞繾綣重別緬縷舟中不自知其盡境
恍然自失如目前者勿論也不佞既東陌落恬然秋
毫不犯登場大閱復覩紀律森嚴士氣踴躍技藝精
真可蹈水火艤艦便捷投枚記里槩舵之利折旋如
活礮石四興波濤響應削梯樹檄示疑設伏所徵叙
瀘弁旄之步閩粵並游之徒三河挽強之騎輩相扼

腕唯敵是求乃日椎牛行犒而帷幄自愛也可暴豈
其才可挫豈其志乎天旣以虎臣託執事久矣然猶
且有激乎官成之後者動其所必奮堅其所久立云
爾大忠完節愈困愈厲而劉將軍之名愈振矣不佞
何能贊一詞卽有問焉攝海之役不佞所以深覲其
美者如此庶取信狂夫以備稱述耳於甚盛德則奚
補焉乃旣奉違恍然自失有如目前至今不置非敢
爲誕也

又

始以前汎視海奉接顏色乃茲畢役矣契濶何如唯
是威望素崇振及萬里不遺一矢海波晏然厥功大
哉東道之便不佞敬勞將軍卽雖冗僚安枕是賴用
感述焉向再辱諭欲以工鹿見餉已知麾下士驩馬
騰暇而校獵豫卜畢役無形之勝用賈餘勇今幸割
鮮以犒從者卽若不佞謹致單醪云爾新茶一觴上
克雅歌之清賞以効別忱凱旋埃有嗣請不次

又

日過朱大司空抵掌談足下聲實俱茂今之大將也

使委兩廣而制之曾之氏已挂長纆伏闕下矣惜乎
置之海濱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踊超騰日饗士爲
樂耳此公平生愛才首薦不佞一時知名無不延納
今已入補當爲我公游揚推轂無疑猶曰某知人益
可徵也向得戚將軍書言邊事掣肘足下寧願之乎
長君諸郎日玩膝下二夫人與諸佳麗歌舞飲帳中
何如不佞罄折貴人門也

報李參戎

詩有之剛亦不吐則公之拒伊庶人也仲山甫之爲

德焉不肖孤扼腕言天下士願交驩公久矣在陳傾
蓋雅意一時至今未忘念不可報先慈見背矣方愧
大梁署中猶尚淺乎其爲緇衣之愛也未敢計聞而
使者追及于曹致賻惠焉何以有此於長者乎以庇
二十六日抵家訖便附謝悃以慰永懷嗷咽不次

與黎都使

貽我來牟公蓋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嘗之乃沾
汗如身在故鄉者非投醪之惠耶至今念之與其矜
南之音也寧址而狎處斯又不佞託於長者哉

荅蘇州王使君

西時過大名署中至今念故人高誼無已卽亦爲一
飲不忘鉅鹿邪春秋實六易矣海邦盤錯不佞知必
借使君而績滿以遷又非以待國士雖蘇旣又生息
以之卽使君亦惟是顧復柰何謂以三年淹也不佞
杜門伏枕業爲僻情之夫五載於此安得札貺從天
而下則戮餘之氓屬使君車下如元美者感遇可知
也

荅馮通判

文大業也校文大役也秦漢以後無文矣今目古今
文十卷有之乎 明興一二君子天啟其秉輒窺此
契然而一經傳誦動駭耳目未嘗不以爲不近人情
者不知于有餘歲精氣旋復遂跨遷固勢必至爾滔
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哉不佞憂居百凡荒
廢篋中集四冊奉塞對菲之命雖不敢當作者然其
締致亦苦矣足下秉鑿稅林持衡詞苑固某所長嗚
於伯樂而一顧自喜之時也儻辱財幸斯埃百世無
疑焉唯是塗揭卻示以匡不逮而勸詞請是同筆研

之誼也近代諸公無非哲匠足下當已采錄過此恐
難言矣據所見而次之何害乎縹緲不吝寄貺與聞
其政媮媮何如

報歐楨伯

以余致觀楨伯則必褒然一國士也黎惟敬於不佞
蓋嘗爲信宿之好落落爾十年不遺一字書彼一時
也量無以與進斯至今置之未爲不厚也乃足下崛
起嶺南論交海內不佞未嘗傾蓋望見顏色何以槩
於心而三勤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

回豈彼悻悻于牘之微可以計不朽一大事哉奚啻
千里但足下已游子與明卿間則不佞夙昔與二三
兄弟周旋中原者惟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
以效左右乎 諭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
可遽移然謂門墻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盡失倒
囊楨伯何貴焉不佞所為不同郭有道而同一弘獎
風流如此足下總角事黃君卽青冰自許誰能易之
乃余所謂楨伯必衰然一國士也諸詩有格微辭蕪
到其白雪樓黃河中岳 長陵陽翠師子南內等篇
尤為佳麗蓋耻為輕便專求興象正盛唐諸公擅美
當年而足下所繇以羽翼二三兄弟者兩生有言不
可使于鱗不知南海有歐生是矣惜也公實造化不
見楨伯于今日則又不佞河山之感而願足下自愛
不淺二詩寄荅其一則前屬許右史失附者並上裁
覽伏枕草草不備

報陶睢州

魯先生同列薦章以母老辭銓曹之命非足下郡中
士乎孤以母就祿而遭禍如此則足下儼然臨貺焉

孤何顏以立天地間也祭不遠百里已矣而重之以
賻則長者之誼甚深不可不知也

報內黃王令

天縱之才辟之飛黃結綠其步驟符采人盡奇之不
必下樂矣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髫齡蓋適遇之
耳自我不見誰其舍諸而敢貪天功爲已力乎况復
不數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由是以躋崇揚烈載錫
之光爲不佞重使得以藉多賢蒙鑒裁之稱者哉輒
辱存問是明不鄙雖足下性自篤誼然卽所不遺故

舊而加意百姓以爲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
績矣旣以緒餘成政而游息於藝文以嗣家學奚但
仕優則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爲屬吏之最者
狀云三郡一令矣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矣

報一樓

孤遊大梁中所睹翩翩佳公子也烏有如足下美秀
而文者乎信乎才自天出之異乎人也屬方抵掌談
古昔藻雅之士論世尚友而老母變作矣儼然臨祭
蓋戚然其爲心有餘悲者何以得此於足下哉

報鄭求侯

黎公至浙乃得足下起居不任大願求侯勉爲一出也。以足下宿將開府兩越大名矯矯而抱未盡之蘊人其舍諸不佞悠悠雖在欲棄欲取之間不敢謂援足下以自重矣。此中世情一符回命而新政操切亦非昔時圖歸之心夙夜不置矣。

與劉希臯

十年家居稱貧瑣屑不計子錢用濟屢空瞻及病友方欲立逸老之會以樂餘年而高卧不堅復此婆婆

甚愧夙心矣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薄游乎計唯中返使諸君子謂不佞初自三秦拂衣者非敢爲矯也。盧城一別遂遠聞問抵浙趨冗爲勞辟之押鹿豈能一日而忘在野自知此態是關福德然而性定之矣可柰何歸思之方求也。

與吳思睿

思睿知我四十年矣。嬾不能事何可復羈風塵之中念久高卧聊試一出至則興盡不獲遽返何見之不

蚤也非敢爲僞以予視思睿老鉛槧之役息業未效
常令王函之廬契濶城市何異白首隨牒自貼伊阻
王舍城二頃田種秫自樂

與華從龍

從龍足下不佞某僻夫也杜門謝客三年於此矣卽
未見好士如足下其人也足下不遠千里再致書於
僕而再不得報於僕可以已也而三致書於僕足下
卽自昭曠無校其在某何以得此於左右亡亦恬愉
之誼有槩乎足下之心千里而一知己所謂猶比肩

者與梁伯鸞有言將遙集乎東南豈所望於君之庶
下哉不但來諭所云渡江而弔元美也

報聶儀部

向伏西曹爰竊夙裁意獨偉焉垂及官牆而公拂衣
出矣不佞拘除郡省不任貽肄自棄 明時杜門七
載僻疾已錮久無聞問於長者適奉手教從天而下
謬許神交某何人敢辱此誼然公尚論之傍情也以
視握臂一堂相得驩甚在昔有言不可當吾之世而
失諸侯非所欲不朽一大事者乎明妃六曲可以怨

矣輒取附和見同調之雅并代起居云

報張幼于

不佞知幼于以元美哉自幼于可知耳再辱論豈敢
忘之顧翁行實諸君揄揚具是矣無弗得雋者而使
不佞人攘臂其間豈不難乎其爲後乎然幼于與元美
命也雖復蕪穢以藉諸君矣

又

久不聞問日以耿耿曩讀計書見君家伯李交萼同
輝爲踴躍焉卽知足下潛推大美將獨步千里也其

惟一鳴縹乎明珠在旁已慙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
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顏色自
假邪卽足下一顧力也先聲致人足下爲我田僧超
不淺况崔延伯並驅中原借長君爲勝乎不佞蓋甚
壯之

報俞仲蔚

仲蔚足下幸無恙閉關日勝自梁伯龍稱足下所以
爲隱君子狀心未嘗一日不在五湖之間乃不佞朝
野混迹耳孰與足下結髮山林之爲獨行也元美兄

弟得請計當大快敢聞左右庶知集蓼辛苦非一士
之節矣其過而勞焉如不佞起居足下者

又

不佞承風執事蓋前高之重以梁君備狀起居比躅
禽尚盛世逸民願執鞭矣私懷偃蹇敢謂氣類亦自
一老諸生在田間耳卽梁君豈無復焉華山圖生韻
古淡展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豈獨先輩多賢新題
悲壯雅與爭奇二幅已克庭矣謹附謝章取和諸以

唯梁君

